

秋荷独后时 摇落见风姿

——恽寿平和《荷花芦草图》

■郑学富(山东)

清代著名画家恽寿平(1633-1690),武进(今江苏常州)人,为常州画派开山祖师,他一生清贫、不慕富贵,崇尚气节,视名利如草芥,誓不应科举,以卖画为生。他绘的《荷花芦草图》体现了自己心怀恬淡,自在悠远的志向。

《荷花芦草图》,立轴,纸本设色,纵131.3厘米,横59.7厘米,南京博物院藏。此图描绘的是秋天景色。画的正中是一枝新荷亭亭玉立,在秋风飒飒中挺立怒放,盛开的花瓣娇艳动人,显示出卓然不群的秀美风姿,如明代诗人李之世《赋得秋荷》中“盆荷秋欲尽,偏放一枝奇”之诗句。荷花是以恽寿平特有的没骨画法绘出,色调清丽冷艳,用笔洒脱飘逸,营造出一派宁静渺远、空濛清新的韵味。其左侧是一片凋残半枯的荷叶,满满的沧桑感;其右下方也有一片荷叶,正值风华正茂之时。荷花的右侧一枝半弯枯色的荷茎尽管老迈龙钟,仍然不屈地昂起,孤零零地撑起一朵枯槁无色的莲蓬,蓬眼黑幽,老气

横秋。

莲蓬之侧一株芦苇傲然屹立,芦花盛开。莲花、枯叶、绿荷、芦草,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而画面的最底层,细嫩的荷叶正在水面绽开,密密麻麻,千姿百态;芦苇根部新发一簇茂密的芦草,正茁壮生长。嫩荷新芦为萧瑟的秋色注入了勃勃生机。画幅左上自题:“此帧数年前在东池上醉后涂抹,残荷离披芦草交横,略得荒汀寂寞之至,置乱纸残帙中,不知何时为书老所得,今秋偶出示,余恍然如房次律遇故物于破瓮中也。因书老索题戏为拈笔”。

恽寿平,初名格,后以字行,改字正叔,号南田,别号东园草衣、白云外史。他自幼聪慧,八岁能咏莲花诗,勤奋好学,诗文、书画无不精擅。恽寿平擅山水、花鸟,尤其是花鸟画成就最为突出,他继承、融合,复又加进自己的独创因素,开创了没骨花卉画的独特画风,改变了明代写意花鸟用的“勾花点叶”式的陈旧方法,以彩笔取代墨笔直接挥

抒,从而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时代风格。他的没骨花卉,糅合了黄(筌)、徐(崇嗣)两派技法,既重视写生,力求形似;又强调“与花传神”,力去华靡,追求清新淡雅。他早期的荷花作品,用笔较工整细秀,设色清淡,虽略显拘谨,但颇能传达荷花秀润娇艳的清致;中年运笔飘逸潇洒,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;晚年苍劲放逸,笔墨简率,具有更多文人画的墨戏意趣。正因为恽寿平卓越的艺术成就,与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翬、王原祁、吴历并称“清初六大家”。

清代张庚《国朝画征录》曰:“近日无论江南江北,莫不家家南田,户户正叔,遂有‘常州派’之目。”《荷花芦草图》是恽寿平的代表精品,其精在传神之情上。虽然自谦是“醉后涂抹”,但所绘之荷花、芦草形象生动,栩栩如生。笔法透逸,设色明净,格调清雅,意境深邃,有郑板桥《秋荷》诗之意味:“秋荷独后时,摇落见风姿。无力争先发,非因后出奇。”



《巴人汲水图》为艰难岁月写照

■周惠斌(上海)

1937年秋,画家徐悲鸿随国立中央大学西迁至重庆大学,执教该校艺术系。不久,应重庆工商界著名人士石荣廷的邀请,搬入嘉陵江北岸磐溪的石家花园。当时,徐悲鸿每天都要乘渡船过江,往返于江北磐溪和江南古镇磁器口,而每每经过嘉陵江,总会看到山城百姓历尽艰辛从江中汲取生活用水的劳动场景。他们肩荷沉重的木桶,沿着陡峭崎岖的石阶,步履维艰地挑水上山。这一久已寻常的社会生活画面,真实反映了巴蜀人民艰难困苦的生活,同时也折射出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勤劳坚韧、不畏艰辛、满怀希望的精神品质。

徐悲鸿目睹之下,内心受到强烈震撼,触发了他喷薄欲出的创作激情,于是在1937年的冬日,精心绘制了国画《巴人汲水图》,反映出他对重庆百姓的深切同情。

《巴人汲水图》堪称徐悲鸿在重庆教学和生活期间创作的最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。整幅画作高300厘米,宽62厘米,构图匠心独运,人物刻画传神阿堵,以概括凝练、融会中西的艺术手法,细腻地描绘了重庆人民传统汲水的劳动细节。整个画面由男女老幼7个人物的“舀水”、“让路”、“登高前行”等三个部分构成。其中,“舀水”部分,表现了一名男子头发已然秃谢,但是体格健硕,他光着膀子,身上仅穿着一条黑色短裤,匍匐着上身,右手紧握一只木桶提梁,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,熟练而迅捷的舀取江水;旁边一位赤足妇女,衣衫褴褛,低着头吃力地将舀满的水桶提

到岸边。“让路”部分,刻画了一名男子头缠汗巾,赤臂裸腿,弓着身体,隆起背脊,埋首肩挑被水桶压弯的扁担,沿着陡立的石阶艰难地向上攀登;旁边应急石上,站立着一名身穿长衫、前摆挽在腰间、肩负空担让路的青年男子,他身体微侧,关切地凝视着攀登的挑夫。“登高前行”部分,塑造了三名挑夫相继爬完艰险的陡梯,登至石山顶端,担水迈步行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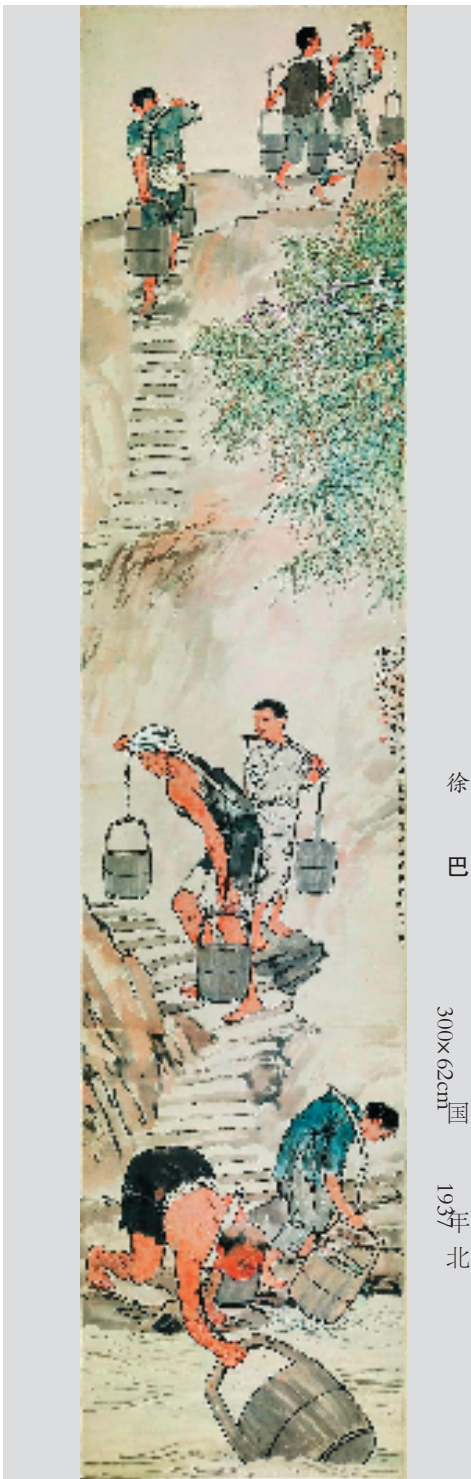
三组画面之间,通过江岸的岩石和层层石阶进行过渡和衔接,石阶和岩石以墨线勾勒,呈“之”字形分布,错落有致。画面的上半部分描绘了一丛翠竹和数枝早梅,凸显了中华民族在严酷的历史环境下贫贱不移、威武不屈的气节情操。中间特意留白,突出山岩的高与陡,以及石阶的蜿蜒与曲折,并题写了一首自作诗:“忍看巴人惯担挑,汲登百丈路迢迢。盘中粒粒皆辛苦,辛苦还添血汗熬。廿六年冬,随中央大学入蜀,即写所见。悲鸿。”并钤“徐”“悲鸿”两印。

在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,徐悲鸿以艺术性与现实性完美结合的《巴人汲水图》,记录了我国民众阶层的生存景象,显示出为黎民写照的艺术担当,为激发全社会同仇敌忾的抗日斗志,产生了积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。而且作品所彰显的“巴人汲水”精神,不仅表现了中华民族世代不畏艰险、百折不挠的伟大形象,更反映了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浴血奋战、抵御外侮的时代使命。因此,无论是艺术成就、现实意

义,还是民族精神的再现,《巴人汲水图》均达到了显著的高度,被公认为徐悲鸿现实主义作品的开篇之作、巅峰之作,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。后来,他在该画稿上补题“静文爱妻保存”,现收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。

1938年,《巴人汲水图》在香港展出时,引起广泛关注,被誉为“五百年来罕见之作”。印度驻华公使观展后产生了浓厚兴趣,提出重金购买这件作品。彼时,徐悲鸿生活拮据,因此同意按原稿尺寸重新绘制一幅。后来,他在重绘时,特意将自己融入画中——画面上端,画家化身为站立在应急石上穿着长袍的青年,由此巧妙地把个人、民族、时代、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,并在画作右侧偏上位置,题款“廿七年晚秋,随中央大学入蜀,即写沙坪坝所见。悲鸿”,另补钤了“东海王孙”“生于忧患”两印。

抗战胜利后,徐悲鸿所绘的第二幅《巴人汲水图》辗转流落民间。1949年,一位名叫朱良的解放军干部,在重庆街头巧遇聚兴诚银行老板的管家处理一批旧书画,他在一大卷字画中,一眼看上了《巴人汲水图》,以120万元(旧币,相当于120元新币)将它收入囊中。1999年、2004年、2010年,作品先后在北京翰海举办的艺术品拍卖会上,分别以120万元、1650万元和1.53亿元的价格成交,特别是最后一次,加上佣金,成交价超过1.7136亿元,一举打破了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作品的拍卖纪录,同时也刷新了中国绘画作品的世界拍卖纪录。



徐悲鸿

巴人汲水图

300x62cm 国画

1937年 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藏